

“双奥之城”的志愿者故事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岳冉冉、姬烨)微光成炬,向光而行。志愿者,用平凡书写伟大的一个群体。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曾这样评价志愿者:“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14年后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即将出现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他们会用灿烂的笑容、勤勉的行动,向世界传播和平与友善,展示最美中国形象。

从2008到2022的薪火相传

在中国志愿者团队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参加一次奥运会志愿服务,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

杨天乔,2008年北京奥运会篮球训练馆志愿者经理,带领20多人为球队进行志愿服务,当时的他还是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现在的他已是该校的“杨老师”。

“北京奥运会期间,除了美国队和中国队,其他队伍都来我们学校训练过。”杨天乔回忆说,那时主要为篮球运动员提供语言翻译,感觉自己特别有价值,“能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服务,是我们这代人难得的机会。”

13年后,杨天乔负责为北京冬奥会选拔志愿者。他说,自己愈发感受到新一代大学生对志愿服务文化的认同。“2008年,大家对志愿服务是一腔热血,可惜参与机会不多。而现在,

志愿服务已成为大学生的新生活方式,大家参与热情很高。”

这次北京冬奥会招募志愿者,北京语言大学报名了近2000人。与13年前做翻译相比,如今的杨天乔考虑的事更多更细:学校为志愿者设立了10门课,北京冬奥组委设置了23门课,为了让大家学扎实;志愿者到了现场,要接受场馆培训和岗位培训,以期让他们迅速上手。

“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微笑是最好的名片,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志愿者文化水平、素质和工作能力要求更高,我相信,他们将是中国最靓的名片。”

从2008年到2022年,正是无数像杨天乔一样的志愿者薪火相传,才一点一滴汇聚成了服务冬奥的磅礴力量。

志愿者“新兵”不忘初心

很多第一次参与奥运会志愿服务的“新兵”,同样与奥运有不解之缘。

袁菲,2022年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河北工业大学学生,虽然只有21岁,她却已是一名资深志愿者。有过50多次志愿服务经历、近400小时志愿服务时长的她笃信“机会总留给有准备的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8岁的袁菲爱上了体育;2018年平昌冬奥会,她和父亲一起

收看了短道速滑所有比赛。袁菲被武大靖从女队陪练逆袭成冬奥冠军的故事打动,这是她立志当冬奥会志愿者的开始。

2018年到2019年,袁菲学习了滑雪,参加了旱地冰壶赛,上大学后,她第一时间加入了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招募启动的第一天,她就报了名。

为满足赛时志愿者技能要求,袁菲参加了日常体能训练、英语口语表达、志愿服务技能、中国传统文化、涉外服务礼仪、应急救援技能、疫情防控知识等多项培训,为冬奥会做好了准备。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0天,袁菲带领全校的志愿者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从梦想到圆梦,正是无数的袁菲们用青春铺路,让理想延伸,为北京冬奥会注入活力与激情。

尽己所能播种奥运“火种”

每一名志愿者都像一颗火种,用热心和真诚汇成向上的火把,用专业和奉献点燃全民族的热情。

19岁的吴培宏是华北电力大学大二学生,高中时他就一直关注北京冬奥会的消息,因为他想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大型国际赛事中。

吴培宏说,自己虽不能以运动员身份出

现在赛场,但能以志愿者身份贡献光和热,以中国青年的方式传递奥林匹克精神,同样有意义。

通过层层考验,吴培宏成为北京冬奥志愿者。2020年暑假,吴培宏参加学校的支教活动,来到保定市顺平县北神南小学。在教学中,他发现,“冬奥”一词对乡村的孩子们还很陌生,于是他决定为孩子们开一门奥运课,“我得让咱河北的孩子了解即将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

吴培宏给孩子们讲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的名字与意义,讲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历程,讲冬奥会各类冰雪项目……“我想通过努力让孩子们认识奥运、感受奥运精神、了解奥运之美。”

他自嘲自己的讲解并不专业,却希望通过这门课,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一颗奥运的种子。“若干年后,当中国再次举办奥运会时,这些孩子中的一员也许会跟我一样去当志愿者。”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正是无数像吴培宏一样的志愿者,在“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让更多人感受到北京冬奥的温暖与力量。

“燃烧的雪花,温暖凝聚我和你”,2022年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之歌《燃烧的雪花》唱出了志愿者的心声——一起向未来!我们准备好了!

新华社长春12月5日电(记者王昊飞、王帆、周鹏、许畅)大雪节气临近,距北京冬奥会开幕仅有60天。披上银装的长春世茂莲花山滑雪场正经历着比往年更热闹的雪季狂欢。但在雪场西南角,喧嚣戛然而止,唯有风声呼啸——一个“00后”小队员从70米长的助滑坡飞驰而下,借助跳台腾空而起,舒臂翻转……仰拍视角定格的那一刻,他们仿佛飞翔在云端。

这是长春市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基地又一个平凡的训练日。对这些“00后”而言,冬奥会的临近让他们平添了一份不凡的憧憬:“师兄”齐广璞明年将在北京冲击冠军,力争为这支拥有29年历史的城市团队集齐冬奥会、世界杯、世锦赛“大满贯拼图”,这让他们在“云上的接力”中更加动力满满。

“他们的动作比我那时候要规范很多,我看好的未来。”站在跳台边的前世冠军程爽感慨。这位“画风”颇似迪丽热巴的长春市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兼雪上技巧领队,曾参加过都灵、温哥华和索契三届冬奥会,既是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发展壮大的见证者,也是“冰雪之都”长春探索提升该项目的亲历者。

如果说短道速滑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赛场的冰上第一强项,那么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就是雪上第一强项。这项20世纪中叶起源于北美的运动将高山滑雪与技巧融为一体,因运动员腾空高度可达15米而被誉为“空中芭蕾”。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自1994年被列为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中国选手从未缺席,累计在该项目斩获1金6银4铜。

长春作为国内最早开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的城市之一,在过去29年共培养了80余名专业运动员,其中60余人入选过国家队。1994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迎来“冬奥元年”,中国派出尹红和季晓鸥两名选手角逐该项目,最终两人分别获得第17名和第18名。这两位女选手均来自长春队。

“长春已连续8届冬奥会承载为国家队输送人才、取得突破的重任。”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聂玉江介绍,立足于自身队伍建设,长春曾与沈阳体育学院联合培养运动员。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世界第一个突破200分的女选手季晓鸥、中国第一个滑雪世界冠军郭丹丹、中国第一个男子世界杯冠军欧阳涛、中国第一个取得冬奥会雪上项目奖牌的运动员徐囡囡,都曾代表长春出战。

这座城市“云上的接力”为何能长盛不衰?聂玉江认为,主要有四点经验:选材重点放在体操、技巧、蹦床等项目上,为优秀苗子未来向高水平发展做了铺垫;人才培养标准始终对标国家队,训练理念和技术完善,实时跟进国际前沿动态;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长春唯一拥有自己训练场地的雪上项目,硬件保障为可持续发展装上了翅膀;将优秀运动员输送到国家队,再通过国家队退役队员转型成教练和管理人员形成反哺。

“这次太匆忙,下次给你们带好吃的!”上午训练结束,程爽和小队员打趣道。眼前的这些“00后”,老家几乎都在江苏。“这个项目注重身体条件和技巧素质,江苏体操、技巧类项目的孩子比较多,有空翻基础后只要学会滑雪就能上手。”教练员王爽介绍,“韩晓鹏、齐广璞都是江苏人。这些孩子以他们为目标,也是示范带来的效应。”

近年来,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影响下,国内冰雪版图日益延扩,冰雪氛围愈发浓郁,许多雪甚至无雪的地区亦成为选材重镇。“把南方的人才带到北方培养,形成了一种优势互补。”程爽说。

2001年出生的李天马9岁从徐州来到长春,如今已是这支队伍的“老大哥”。他曾获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规定动作冠军,入选过国家队。谈到成长与进步,他说:“小的时候来长春队,就一直有大孩子帮助我,现在我也会长大,会帮助小队员。”

同样是二青会冠军,2004年出生的王艺丹还略显腼腆。但谈及梦想时,她语气突然坚定起来,“想参加冬奥会!希望自己别受伤,尽最大努力训练,完成好每一跳动作。”

“新老交替是一种接力,老一辈运动员拼得成绩、创造条件,新一代运动员学习经验、改进技术,这是我们的传承。”程爽说,虽然自己无缘在明年实现第四次冬奥之旅,但是队友齐广璞能以“四朝元老”身份亮相北京赛场,且将全力冲击金牌,这就是长春队几代冰雪人的传承与骄傲。

云上的接力:这座城孕育「中国雪上第一强项」

跃然雪上 相约北京

12月5日,
中国选手董冰在比赛中。

当日,“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2021—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女子个人标准台第二站比赛在张家口赛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举行。中国选手董冰获得亚军。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人造雪是“假雪”吗?为何冬奥越来越依靠它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卢星吉、张晓)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首次国际测试赛——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期间,云顶滑雪公园的造雪和场地修整能力广受国内外运动员好评。包括冬奥会在内的滑雪竞技比赛越来越依靠人工造雪,与滑雪竞技比赛所要求的场地技术规程、公平性规则息息相关。

人造雪绝非“假雪”

据可查询的记录,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是首届采用人工造雪措施的冬奥会,近年来,在温哥华、索契以及平昌等地举行的冬奥会均大量采用了人造雪。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中,人造雪用量达到了总使用雪量的90%。

片面地将人造雪视为“假雪”并不可取,对此,曾在国际雪联担任过21年自由式滑雪竞赛主任的乔·菲茨杰拉德向记者表示,水分子在自然界中以固态、液态和气态形式存在,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变化,所谓造雪,只是将液态的水在低气温条件下转变为固态形式,“雪场用水造雪好比农夫用水浇灌作物,全世界的雪场都是如此,除了零星一些自然降雪十分丰富的地方。”

菲茨杰拉德还指出,近几年冬奥会前均有媒体炒作“假雪”概念,但这种报道是不负责任的。“撰写这些报道的人并不知道滑雪产业和冬奥会究竟是如何运行的。”

“用假新闻的方式报道‘假雪’,简直是一个笑话。”这名国际滑雪界的资深专家表示。

造雪为满足冬奥赛道雪量要求

国际雪联文件《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场地设计要求》指出,滑雪障碍追逐赛道需保证约71500立方米雪量,当这一数字加上融化系数后,将达到107200立方米。即

使是面积较小的大跳台赛道,也需维持至少11000立方米雪量。

这意味着在面积有限的自由式滑雪比赛场地,很难完全通过天然降雪积累如此高的雪量。同时,由于这些赛道通常建造在地形复杂的山间,因此很难从他处搬运天然雪,运输成本亦不划算。

对于高山滑雪赛道而言,天然降雪也很难为场地供应充足的雪量。延庆赛区建设单位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场馆运营分公司总经理吕泓佑曾向记者介绍:“即使天然降雪达到3米厚,经过压雪后也只能形成30厘米至40厘米的雪层,无法达到冬奥会高山滑雪竞赛所需使用的‘冰状雪’要求。按照国际惯例,近年来冬奥会高山滑雪场地均使用人工方式造雪。”

“根据国际雪联的要求,为了保证比赛能够顺利进行,我们需要进行造雪。如果总是等

待大自然给我们足够多的雪,那很可能就无法按计划组织比赛了。”菲茨杰拉德亦评论道。

造雪让竞技更公平

一般滑雪者偏爱在新降下的“粉雪”上滑行。然而,与这一认知相反的是,一旦高山滑雪赛道整备完成,新的降雪反倒会成为比赛的“敌人”。美国滑雪协会《赛道专家培训手册》中的规程包括及时移除新降雪:“如果晚上会下雪,那请把赛道整备工作推迟到第二天早上。”

自然产生的新降雪、融化后重新凝结的雪、长期堆积的雪等各类雪况拥有不同特性,甚至雪温差异也会影响其性状。为了满足体育竞技赛事的公平性,性状稳定对雪道而言十分重要。

造雪并非单纯地消耗了水,所造之雪会再次回到自然界水循环中,如果对相应小流域善加规划设计,融雪将大部分回流水库之中。纵观全球雪场,多数会充分考虑水资源循环利用问题,毕竟没有经营者愿意增加成本支出。

美国滑雪协会《赛道专家培训手册》形容道:包括造雪在内的所有工作几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运动员无论出发顺序,都能享受稳定公平的赛道条件。简而言之,这种公平条件体现为——雪道足够硬。不过,将雪道变硬并非容易之事,为了方便硬化操作,赛道上的存雪本身就得具有相对稳定的物理特性。

“雪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材料,可以说是很难处理的。”菲茨杰拉德指出,相比起物理特性更为多变的天然雪,人造雪在被压雪、平整、注水(目的是为了形成坚硬的冰状雪)后,更容易被整备成状态一致的雪道。

造雪并非“消耗”水资源

造雪并非单纯地消耗了水,所造之雪会再次回到自然界水循环中,如果对相应小流域善加规划设计,融雪将大部分回流水库之中。纵观全球雪场,多数会充分考虑水资源循环利用问题,毕竟没有经营者愿意增加成本支出。

据吕泓佑介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造雪使用的水源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山下的天然湖泊,二是山上水源循环系统。该系统包含两个水池,分别收集降雨和化雪融水,实现高效率循环利用。经过长期的锤炼,高山造雪团队已经达到最优工作状态,实现了用水的集约高效。

另据北京金山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在雪季之后的融水以及日常接收到的雨水,都将通过赛区内的天然沟道汇流收集至位于海拔900米的塘坝内,用于赛区绿化和下一雪季的造雪。同时该塘坝还可作为景观水库,是赛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典范。



在北京冬奥会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一台造雪设备正在工作(资料图)。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